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八卷

- | | | |
|--------|----------|----------|
| ▲第七十一回 | 獸羈王大展擎天手 | 小妖孽悶做縮頭龜 |
| ▲第七十二回 | 風風雨雨暮暮朝朝 | 君君臣臣鬼鬼祟祟 |
| ▲第七十三回 | 爲邀功拼命荐活寶 | 因獻媚設計覓酸丁 |
| ▲第七十四回 | 窮書生平地駕風雲 | 大皇帝無聊求筮卜 |
| ▲第七十五回 | 賈元宵小夥計遭瘟 | 打先鋒大將軍戀棧 |
| ▲第七十六回 | 大將軍落魄譜求凰 | 胖夫人牽衣歌折柳 |
| ▲第七十七回 | 一團高興秣馬厲兵 | 片刻閒談心驚神悸 |
| ▲第七十八回 | 大英雄出師討國賊 | 小百姓合衆歎人權 |
| ▲第七十九回 | 唐都督奮袂伸民權 | 蔡司令矢志討國賊 |

▲第八十回

平內訌皇帝亂點兵

辦外交欽使大喪氣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漚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七十一回 歎霸王大展擎天手

小妖孽悶做縮頭龜

慎其
不愧
有作
爲者

說得
有骨
氣

話說楊德芳自從那秘密機關裏回到寓所可巧與楊玉橋先後腳沒曾見面直盼到第二天近黃昏楊玉橋纔回寓但是楊德芳這時心坎裏忽又發現一種特念暗想這等拚命的事兒害多利少雖然他尋常胆量很大志氣很高如這等事就是親弟兄也不能直下命令的我須得探聽他的口氣再定行止罷便淡淡詢問他兄弟道這幾天你忙得可熱鬧麼楊玉橋聽說便嘆了一口長氣道什麼熱鬧不熱鬧我不是早與二哥說過的我只將他那個所在當作過路碼頭歇一歇腳而已楊德芳佯作聲勢將兩眼一定道年輕人吃不飽三天安逸飯老弟你要明白現在求一個飯碗兒很不容易

的是勸一
般年少之
良言

我願年少
人三復之

何至如此

我勸你少要胡鬧些。得隴望蜀。究竟不是穩健的法兒。楊玉橋便發急道：「二哥，你也不辨青紅皂白，就來埋怨人。那館裏許多規矩，若是要你去受恐怕三天不到，晚就要撐開翅膀飛出九萬里之外了。那楊德芳又說道：『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那規矩兩個字，怎能說不遵守的？轉久詢問，道：『可是報館裏的規矩都是些野蠻規矩麼？或者他將你做學藝的徒弟看待，朝打暮罵，你捱受不下。』老弟，台俗話說得好：『要吃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年輕的小夥子，這些兒皮肉之苦也吃不下嗎？這番話說得楊玉橋分外發急，道：「二哥，你真是不顧別人死活，瞎冤枉人。慢說他們並不將我當徒弟看待，朝打暮罵，就是他將我當死囚看待，天天叫我爬刀山，攢火洞，只要能教我獨立生活，我也是甘心情願的。你不曉得那些當編輯先生都是見面要呵腰，開口要稱是的那些兒，臭規矩真比教我爬刀山，攢火洞難受得多。再說晚上看大小樣，真比逼迫我喝一杯豬騷水還要利害。楊德芳趁勢加上兩句道：『什麼？是騷？什麼？是臭？就是你吃不來那一種苦罷了。』楊玉橋聽說急得幾乎要哭出來，便把腳兒一蹀道：「二哥，你今天倒是有什麼用意呀？年常你是很相信我的，也很誇獎我的，怎麼今天一變儼然有呼來罵去的排調？」

妙

原也來是
人一個有心

愈得混張
入妙

快了

好大的胆
量

難道你業已變了心麼。果真如此。從今以後。你姓你的楊。我姓我的楊。罷說着。氣忿忿的轉身要走。楊德芳一把捉住他袖兒。仍是本着臉色道。看你這般樣兒。還沒三言兩語。又犯那老脾氣。我且問你。究竟那報紙的大樣。那樣難看呢。楊玉橋掙不脫身。只得轉身。仍坐在原位上。向他老兄道。天天看那大小樣上。不是君。就是臣。不是奴才。就是主子。真是看得人腦袋痛。還有許多新聞專電字眼兒。下得與衆不同。我雖並不明白。他們那些文章的好歹。但是從我心裏。默想着。總覺得有些不順眼兒。真教我說他壞處。我也指不出來。這也是我前世裏與這個飯碗兒。沒曾結緣。所以眼睛。看不得他那一張大小樣。楊德芳聽了這番話。默默不答一聲。半晌纔說道。然則你的志向。又在什麼事兒上呢。楊玉橋道。我的志向。不是早與二哥說過麼。我。一不想功名。二不想富貴。我只想做一樁希奇古怪的事兒。人人都說怪得好。或者人人都說怪得不好。我也不問事兒。怪得成。怪不成。只要有這一個機會。我就去幹。我的心願也。就算得償了。楊德芳聽這幾句話兒。漸漸合攏。便淡淡兒點了一句道。倘若那怪事機會。出在你們報館裏。又怎麼辦呢。楊玉橋道。只有送他一粒金丹。炸得乾乾淨淨。纔算得痛快。楊德芳伴

無人無我
是英雄

痛快

作驚詫道：你這真是大逆不道！既知他那張報紙上君臣字眼兒很多，應當對他表示一種尊敬之心，怎麼胡爲亂搗，豈不是想造反嗎？再說你既想炸他一個落花流水，當然自己也設身其中，一旦玉石俱焚，豈不連累自己的性命？你說不想功名富貴，我狠相信若說葬送自己性命，未必不怕。罷了，楊玉橋急道：只要鬧得痛快，那能顧得生死存亡？以我在他那館裏混了這多天，總算沾了些兒臭味，就將性命送掉，也是天網恢恢，應該受這等結果。若說我平白將性命送掉，要知有那許多性命賠償，我還不算值當。麼簡捷說了罷！我這性命可以不要，那稀奇古怪事兒，總想幹他一回。楊德芳聽了這番話，暗自欣喜，不覺哈哈大笑了一陣，誰知他這一笑，却把楊玉橋笑得不知所以，連忙問他老兄的笑意。楊德芳這纔將亞細亞報怎麼組織的情由，自己薦他往報館裏去，怎麼的用意，如今同志怎麼的會議，會議後怎麼的結果，再如梅馨留下怎麼的作爲，一鼓腦兒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了一遍。楊玉橋聽了這番話，一翻身跳將起來，道：二哥有這個好機會，你何不早些說明，還這般扭扭來扭去，可真將人的腸兒扭斷了！既是如此，我就去鬧他一回兒。楊德芳赶忙攔阻道：看你個性，這兒真比火車頭還快些，怪

不得別人叫你。默霸王楊玉橋道：「不默不能夠做事。天下事那一椿不是默子做的呀？」復又接道：「時光不早，我也要去了。說罷，大踏步跨出門去。從此他心裏只記著做那椿怪事兒。那還有心思校對什麼大小樣？常言說得好：神與心隨，心裏有什麼事兒，那神色上因而也有些流露出來。如楊玉橋乃是一個嘴到手到的漢子，生平辦事只曉得直來直往。如今使他做這等臨機應變的事兒，那起居動定的神色，怎能夠準靖咧？」時同事之中，有那眼光靈敏的人，業已看出他的神色，但是心坎裏只疑他有些患得患失，並不疑他有什麼異樣的行為。於是粧腔作勢，做出許多怪嘴臉，譏嘲他。楊玉橋一見大眾的形狀，倒有些害怕起來。怕他那袖裏機關已被別人窺破了，於是匆匆忙忙將樣兒對畢，一口氣奔到楊德芳廬所，也不向他老兄說明，順手摸了兩個炸彈，急轉身回到報館裏，剛走到報館門首，可巧見一輛摩托車從館門側飛過去。他心想：這一定是梅馨出去了，便搶上一步，舉起手中炸彈，飛將過去。說時遲，來時快，一轉眼之際，只聽轟一聲，天崩地裂，那亞細亞報門面上的玻璃窗兒，尋常燦爛輝煌，此時已冰消瓦解。那金雕玉砌的牆壁，雖未倒塌，然土飛磚碎，從那一片飛塵之中，隱隱

痛快痛快

不知可有
梅馨否

現出亞細亞報門好似意大利的那俾古城只存一座空架兒了一時左鄰右舍嚇得倉皇失措大衆都墮入五里霧中半晌中西巡捕結隊前來纔知道亞細亞報館吃了一個炸彈當時南北路口斷絕交通最後見那土封塵積之間還倒着七八人在路旁也有斷脛的也有折臂的也有穿胸破腹的也有焦頭爛額的一片血模糊倒在路旁呼吸冷氣其間還有三人呼吸未久便隨着一縷飛烟魂歸地府去了那未死的殘軀當經捕房扛到仁濟醫院裏診治閑話不提再說那一輛摩托車內也不知乘的是誰家大闊老總算他紅運當道命不該絕早走十數步兒已避了這一場浩劫仍逍遙在那不夜城中兜圈子或問那摩托車裏可是奉旨南下的梅馨麼哈哈那梅馨當其時還在絳珠樓上與洪述祖米占兄兩個偵探大將軍率領蘇佩秋小金寶與他心醉的絳珠姑娘釵光鬢影倚翠偎紅實演那小紅低唱我吹簫的故事長生殿裏尙在海誓山盟呢後來切實調查當晚送命的一個是亞細亞報館裏僱充把門大將軍第一百二十六號華捕萬素生一個是龔順興皮鞋店的學徒陸瑞生還有一個形似廣東人也不知他的姓氏這三人總算糊裏糊塗熱心帝制盡忠効命了其他傷而未死者如

是的大半都
是冤枉

的關上送命
豈可見世

那南市恆昌米店夥計鄧阿桂二馬路新豐昌洋貨店出店替工袁友金文海堂刻字店學徒楊順祥及楊玉橋四人皆受了重傷那受傷少輕之人路過的黃包車夫張三虎亞細亞報機匠謝長寶翁定炳李生才還有行人周金德沈李氏均由仁濟醫院將傷養好先後回家後經會審公堂訊問了一次其中最可以啓人疑竇的只有楊玉橋一人因爲他炸傷兩手所以大衆都注意在他身上好個楊玉橋較定牙關半字不吐公堂上也莫可如何惟有加上嫌疑的字樣拘押幾天就糲糲糊糊將他放了此時楊德芳得了亞細亞報被炸的消息就明白是他兄弟幹出來的復聽得受傷之中有一人名喚楊玉橋不由大吃一驚頓增鶻鶻之感最後得他兄弟無恙的消息轉又欣喜欲狂於是邀集許多同志歡迎他兄弟回家衆口一詞莫不預先豎起大拇指兒稱歎霸王是一個激烈派中的大豪傑那番熱鬧自不待記者繁叙他等暢聚之餘倒是那四川人的主見穩練從旁說道我看這樁事兒未必從此下臺不但玉橋兄要遠避幾天就是是德芳兄再住這個地方也很有些不利若說報館玉橋兄更可不必要去了有損無益的事兒咱們何必去冒險呢大衆被他提醒都很以此說爲然赶忙你拚我湊

足下早進
了枉死城
矣何待逼

積聚了將近一百元左右。海上一輩就將他兄弟二人送往瀛洲三島。未隔多日。亞細亞報的辦事人自遭這番風浪之後。每晚跨那報館的門檻。好似逼迫他進枉死城一般。無不鎖着眉頭。提心弔膽。推進去。若見那一班同事。人稍有些兒不相識的。都不敢與他對面說話。見神見鬼。把個偌大報館裏面。開成秋雨秋風。大有霜葉凋零的景況。後聞楊玉橋有些嫌疑。便你猜我想。彷彿作惡人。簡直就是他日後聽說楊玉橋業已無恙。並未進館供職。大眾分外疑鐵。其中有那大胆的。就要提起訴訟。把個駱以仁嚇得魂飛天外。便抽了一刻閑暇。去尋找他的表兄。誰知他那表兄弟早已鴻飛冥冥。自己知道這事不妙。保全不了。那個飯碗兒也就不辭而別。浪走天涯。再說亞細亞報的左鄰右舍。自從受了那場驚嚇。人人都好似驚弓之鳥。息不安枕。加着一般革命黨見這劈頭第一聲炸得不甚痛快。都想接續第二聲。其間有那存心忠厚者。發了許多無名信。給那左鄰右舍。意在恐怕塗炭生靈。那左鄰右舍接了這些無名信。簡分外著慌。如那冠五洲帽莊。潤源昌。藝器店。國順國貨商號。以及馬敦和帽莊等尋常的買賣。都有很大往來。如今教他拚着性命做生意。誰情願。咧國順商號。他尤其害怕。因為所

可憐又不
容於四鄰
矣

四面楚歌
看你如何
存在

最好用頭
號字爲佳

恐怕再發
千聲萬聲
也動不了
他的

處的地點與亞細亞報只隔一牆並且業已打通將二層樓上空房兩間接賃與亞細亞報做編輯部他想手臂相連豈不要與他受同等之禍麼由是聯合四鄰要求英巡捕房驅逐他出屋不然大衆就要遷居遠避了接着房東因保護房屋起見也要毀約辭租給他代印的書局也怕招禍拒絕不與他代印加着巡捕房怕擾亂治安迭次勸他停版這時梅馨薛大可都遠走高飛只嚇得劉竺佛率領一班編輯先生不住的長吁短嘆尋常人人都會耍兩句官腔到這時際皆都大眼望小眼一味的發怔半晌大衆纔拚湊出來一條啓事次日用四號大字刊在報頭上那啓事大略開端叙了許多組織的苦心接看表白他們都抱的飯碗主義最後哀告社會上一般人可憐他們不能生活的意思自這一條啓事宣佈出來那社會上一般少有見識的人大家相傳爲笑柄並道似這等寡廉鮮恥的狗崽子只要賞他些兒殘羹賸飯他就能向人搖尾已咱們若再去轟他可真把炸彈的價值看得太賤了迨後那第二次炸彈案發現雖然恨他助紂爲虐惑亂人心却也想借這第二聲霹靂警告袁世凱的這且不表單說薛大可自從亞細亞報出版之後黃遠庸劉少少相繼反對他心裏早已明白這亞細亞

妖怪又出
現了

原來想學
做姨太太

要緊

報必不能穩渡太平洋。接着又收閱許多反對的無名信簡。也曉得禍快臨頭。所以劉竺佛迭次勸他住館。他總是托故推辭。仍住在三馬路孟淵旅館第五十六號。直待那霹靂響了第一聲。他嚇得趕乘當晚的夜車。飛奔到南京。不待多喘了一口氣。隨即渡江。乘津浦火車。星夜北上。奔到北京。城裏這時安慈紅正尋找他。要代做一個通電稿。兒勸全國女士都贊成帝制。在平時的薛大可那敢推辭。在這個時間。他也沒有工夫管這些閑事。只敷衍安慈紅兩句空套話。兒一直奔到西華門。見了楊度。一言不發。就流着眼淚。拖着鼻涕。哭將起來。楊度見他這一哭。大吃一驚。不知從那裏詢問纔好。又隔了半晌。方說道。有話儘管慢慢兒說。何必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學姨太太樣兒。咧薛大可發急道。別人的性命險些丟掉。你還站在旁邊開頑笑。咧楊度仍是笑道。看你的膽兒。真比耗子還小些。跑這兩路路。就說什麼要死要活。那津浦滬寧兩條路線上。就沒有人往來麼。薛大可道。那裏是路上。遇着危險。前晚亞細亞報險些遭了大劫。我若不是腿兒長。跑得快。也就跟着大眾付之一炬了。楊度聽說也吃了一驚。急問道。現在館裏究竟炸成什麼樣兒。薛大可道。比時我剛出館。不遠忽聽見霹靂一聲。從身後

當面造謠

妙在一個笑字

請恤尤其要緊

你就到了北京恐怕是守死

而發回頭看去只見瓦飛石破烟霧橫天那往來行路人都笑着說亞細亞報館被炸我得了這個消息就知大事不妙那敢自投羅網呢所以那被炸情形我還不甚明白楊度聽罷復又嘆了一口氣道你該多住一天打聽真實先拍一個電報來我也好專摺請恤如今你人雖來那事兒尙不明白這不是鬧得一團糟麼薛大可一聽這話心坎老裏大不舒服便沉下臉色說道老大哥你總愛說現成活也不給別人想一想當那事出之後偌大一個黃浦灘上來來往往的行人誰不是放開嗓子說應該如此還有許多年少性燥的人都說炸得不痛快我若見他報館裏的人還要一拳打得他腦袋瓜兒上開水陸道場那纔遂心如願呢你想人人都是這般說那有咱們立腳的所在我不早些跑回來難道還在那裏守死麼楊度道守死不守死應該在未跑之前拍一個十萬火急的電來我也有題目做文章薛大可不待楊度說完便搶說道別人性命都顧不了那裏命顧得拍電報呢你只會承上接下做中間人的文章也不問別人死活那般滋味若是你去嘗一嘗包管比我跑得還快些楊度見他有些惱羞變成怒的樣兒也就掉轉口風說道好了好了無論誰是誰非這樁事兒總算鬧開了咱們只

恐怕是秀才造反

就是早下手未必不失望

不見得如足下之私願也

好商量一個善後的方法再去面奏。今上就不想加官晉爵求封受賞。總得藕藕糊糊。將他騙上台。咱們的臉面也好看些。免得外人又笑咱們是秀才造反了。薛大可這纔轉過笑臉道。我何常不是這個心。所以拚命趕回來。老大哥你莫說北京城裏的人民一口同聲呼萬歲。我這次走了一趟。留心各方面輿論比較起來。真是搖擺着腦袋畫十字。大眾都是無可如何。我看這樁事兒。咱們若不早些下手。日久時常還怕要大失所望呢。楊度道。這話你真說的不錯。我也很聽了許多不心遂的報告。咱們一時也談不了。我看你到斗瞻杏城燕蓀那幾處跑一趟。咱們再設法進行。罷薛大可暗忖道。他說的真不錯。我何不趁着這個浪頭。四方去嚇他們一番。或者一股氣兒。咱們將大功告成也。未可定。倘若遇着那胆兒比咱們還小的人。被我這一嚇。縮頭的縮頭。縮尾的縮尾。將來開國功臣的人數減少。我等也可得雙料的酬勳。復又想道。倘若事兒失敗。又怎麼退步。咧。想到這裏。不覺眉頭皺了兩皺。流露出一二分難色。當時就被楊度窺破了。便忙說道。大英雄做事。只知拚命向前做去。顧全不了誰勝誰負。真到一敗塗地的時候。咱們一跑還不結了。當真能害着性命嗎。再說道。在人爲那事兒。雖然是一定。

罵得舒服

不客氣

足下何不
早說呢

忠實之言

的做事的手段是靠各人去變通。膠柱鼓瑟。婦人孺子所不爲。你怎麼事兒辦老了。還將自己耍成伯木人兒呢。薛大可雖然碰了一個釘子。心坎裏尙碰得很舒服。於是又向楊度閒談了幾句。便辭去。往四面八方表揚他。這一次蒙難的事。節不多幾日。南方新聞報紙業已寄到北京。一時轟動。北京城裏大小官商沒有不心神喪魄的。加着薛大可那番報告。分外利害。嚇得大眾鼓吹帝制的熱心。當時就消滅了幾分。並且人言嘖嘖的說道。亞細亞報開設在租界上。尙且有大胆的去轟炸。看起來革命黨又要出頭了。又有那長吁短嘆。好替別人擔憂的人。紛紛議論道。亞細亞報要想發達。恐怕很不容易呢。又有人集聚三五密友。私相談論道。亞細亞報。倘若不能支持。那東南方面。袁大皇帝豈不失了一個中流砥柱麼。又有人答道。盛極必衰。循環至理。咱們也不必替別人擔憂。試問歷代皇帝。誰不是大吹大擂的。上台家亡族滅的下台呢。以我看來。袁大皇帝。他若從此下台。總算是他祖宗的陰功。父母的德行。若再要拖長一年半載。慢慢說。這們小百姓被他拖得皮開肉裂。恐怕他自己也未必能歌舞昇平的。又有一人慌忙搶上兩步。道。個真大胆。這是什麼地方。竟敢如此肆口胡說。你莫嚇見茶樓酒

肆上。都貼的有禁談國事。麼那人嘆了一口氣道。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他的勢力。縱能禁止街談巷議。他能禁止到豆棚瓜架之談麼。況且他也沒有許多閑工夫來與咱們敲字眼兒的大衆。你一言我一語。風風雨雨。鬧得滿大北京城裏。又更換了一番氣象。就是平時如阮忠樞。楊士琦。顧鰲等。未曾出頭露面。藏在黑幕裏。唱吊線戲的。六好老。此時都變顏變色。只把腦袋直搖。正是。

大俠除奸不畏死。小妖拚命爲求榮。

評

楊德芳對於乃弟冷言冷語。那一番問答。乃是辦事之細心處。閱者若謂其對於手足不應若是粧假。則大誤矣。

亞細亞報被炸後。次日該報之編輯先生大登其告白。直言因飯碗而助紂爲虐。可憐可憐。文人之醜態。未有過於此者。

薛大可謂北京人士。一口同氣。呼萬歲。吾以爲不確。不觀本章最末之路人談話。乎恐所謂一口同聲呼萬歲者。大都被權力所要挾。敢怒而不敢言也。

第七十二回 風風雨雨暮暮朝朝 君君臣臣鬼鬼崇崇

曉得也只
好裝聾
未見得

皇太子也
會灌米湯

話說那亞細亞報館被炸的事，你傳我說的，早鬧得風雨滿城。一日忽傳到袁克定的耳朵裏，當時也有些兒發怔，趕忙奔到楊度寓所，急問道：「現在迭椿事兒，既鬧開了，真是騎虎難得下背，好在老爺子尚不知道，督子這後來的事兒，究竟怎麼辦呢？」楊度忙道：「這事是萬不能給他老人家曉得的。」袁克定又問道：「你可知道現在的人心，可因此有些變動麼？」楊度道：「各省的民心呢，却並沒見有什麼變動，倒是咱們同志之中，很有許多攢着眉頭，鼓着腮，好像有些心灰意懶的。」袁克定聽說，半晌纔嘆了一口氣，道：「勢利場中的人，大都如此，這也難怪他們。」楊度一聽，不由得臉色一紅，袁克定也是一個聰明人，見楊度臉色變了，常態就明白話兒說錯了，趕快補一句道：「督子，如你這般熱心人，又向那裏去尋找呢？」一口熱米湯，果然將楊度的臉色灌轉過來。彼此又商量兩椿秘密事件，不待記者贅談，自然都是在皇帝身上打主意的。又隔兩天，適逢安徽將軍倪嗣冲第三次進京，可巧段芝泉被張作霖驅逐，也回到北京。楊士琦趕着這個風